



大陆新移民：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下午，刚从大陆来到加拿大的菁荷来到蒙特利尔市唐人街中山公园，她被眼前看到的场景所震惊：“天灭中共、退党自救”的巨大条幅摆放在露天舞台两侧，中法文写就的“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声援一亿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横幅悬挂在舞台中央。这是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和当地部份华人同胞在祝贺和声援一亿中国民众精神觉醒，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的集会。

大陆新移民：家父希望看到共产党解体

大陆新移民菁荷感慨地说：“我出生于知识份子家庭，我的父亲、祖父，都遭受过共产邪党的迫害。我父亲曾经不无悲观地跟我说，他这辈子是看不到共产党解体了，他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许能看到。但是当我今天站在这里，看到这个声援‘三退’过亿的场景时，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他

了，告诉他有希望看到共产党解体。”

她说：“我父亲快八十了，我希望他能看到共产党的解体。我也希望周围的华人朋友，把‘三退’大潮的消息传给你在大陆的亲戚朋友，告诉他们汇入‘三退’大潮，中国人就有希望早日看到共产党被解体。”

她说：“我发现这里的人们没有一丝的恐惧，能看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是自由的。我能看到人们的从容不迫，不象在大陆，人们生活在恐惧中还觉察不到。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老华侨：中共不等于中国，退出中共才是爱国

旅居加拿大的老华侨蔡先生，早年家人深受共产党的迫害，对共产党有深刻的了解。在谈到许多华人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时，蔡先生说：“祖国是土地、人民和文化组成的，中共只是一个政党。就是说，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国也不等于中共。因为中共很狡猾，它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合法的

执政党，所以把中国和中共绑在一起。如果有谁反对共产党，它就说你反华。但是在加拿大，如果有人批评保守党或自由党，被说成是反对加拿大，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他说：“退出中共，是爱国的表现，因为中共是卖国的，共产党是没有祖国的、没有家庭的。同一个卖国贼合作，听它的话，你是爱国呢还是卖国呢？跟它划清界限，退出中共，才是爱国。”

他向那些打着爱国招牌、讨好中共的人士进言：“很多事实都表明了，跟共产党走从来就没有好下场。谁相信共产党，谁就赔了性命。”

资深翻译：共产党已经骗不了人了

华人社区资深法文翻译徐先生旅居海外多年，在谈到共产党钳制舆论、封锁网路时，他说：“现在互联网发达，远远超出共产党所能控制的范围。它越来越难于随心所欲地控制老百姓的思想了。《九评共产党》发表这么多年，它骗人的笔杆子除编造假相蒙骗国人外，对海外已经失灵了，所以面对《九评共产党》它只能装聋作哑。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上得了台面的东西了。共产党在思想上、意识形态上、信仰上已经彻底破产。”◇

钱是谁给的

【明慧网】一天，一位亲戚来我家串门。谈起当前社会情况，她说：“不管怎么说还是共产党给你开工资，你还得感谢共产党。”我听笑了。我说：“我不感谢共产党。我的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不是共产党发的。”

其实，象我这位亲戚一样，认为“共产党给发工资”和“老百姓靠共产党养活”的人在中国大陆大有人在。这些话到底符不符合事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到底谁在种地？谁在盖房子？谁在搞科研？是农民、工人、知识份子等大众百姓。哪个活儿是中共干的呢？共产党一没地二没工厂。它的钱从哪儿来？都是从老百姓中来，从各种税收中来。显然，百姓的财富



共产党虽然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却从来没关心过人民的死活。

是自己劳动的结果，是自己挣来的。是人民养活了中共，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没有共产党，在非共产国家里，即便是执政党，他们的政党的维持和活动经费的来源都是靠党

员的党费以及外界的赞助的，从来没有一个政党敢于把国家的钱据为己有，中共却把整个国家的钱据为己有。看看我们周围的国家和地区，香港、台湾、韩国、日本都没有共产党，那里的人没人给开支吗？那里的人们享受的社会福利和工资水平都比大陆好很多。

中共夺权后，发动历次政治运动，全面剥夺了人民的财产，又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利。最后，中共给回一点百姓自己创造的财富，还要老百姓去感恩，说“感谢党给了我饭碗”。这不是很荒唐、无耻吗？◇

以 730 天牢狱苦难 戳穿新华社“人道主义关照”谎言



【明慧网】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法轮功学员林慎立堂堂正正的走出上海市第一劳教所，结束了两年被非法劳教的监牢生活；二月二十四日，林慎立抵达加拿大，新华社同日发表题为“受人道主义关照”一文，说“虽然林慎立在服教期间不思改过，坚持法轮功立场，但我们仍给予他人道主义关照”，文中并提到“没有谩骂和殴打的行为发生”。其实新华社在向世人撒了个弥天大谎。林慎立撰文澄清事实如下：

一、我是 1999 年 12 月 22 日和妻子李进宇一起到北京信访局去和平上访，被警察非法拘捕后被押送回上海。我被派出所关押 48 小时后被转为行政拘留，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 15 天。我妻子因为有加拿大国籍，所以被关押 48 小时后被驱逐出境。

二、2000 年 1 月 24 日，上海杨浦公安分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无故刑事拘留我，政保科的杨征对我拳打脚踢，刑讯逼供，审问签名表的来源（即敦促政府与法轮功学员和平对话的呼吁信），因为我曾在呼吁信上签名，因而被非法判一年半的劳教。

三、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时候，我每天被迫坐在一张长约一尺，宽约 6 寸，高约一尺的小凳子上，被罪犯看着，不许说话，从早坐到晚，时间长了，屁股上长泡、溃烂，极其痛苦难受，即使这样每天还得坐，整整两年都是在这张小凳子上熬过来的。其次，每天不能单独活动，连上厕所、领饭都被罪犯夹在中间看着，这种被当作罪犯看管，强迫体罚的犯罪行为，难道也是“受人道主义关照”吗？

四、为了强行转变我修炼法轮功的信念，警察对我进行洗脑，强迫我看诋毁法轮功的录像和资料，企图通过这种诬蔑、欺骗、捏造的材料达到逼我放弃法轮功的目的。有一次我不肯看材料，姓王的警察就对我说：“劳教所里都是强制的，你必须看，这里是改造的地方。”言外之意就是说，在劳教所里一切都是强迫，他们叫你怎样，你必须照做。你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当我仍然坚定修炼法轮

功时，警察就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说：“你写悔过书的话，可以马上出去。”我说：“我不写，你不要枉费心机了。”他马上说：“象你这样的话，你就不要想出去。”

五、在无法迫使我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情况下，狱方把我调到了同一劳教所的二中队（我原来的地方是一中队），那里是关押罪犯的地方，一房间 27 个人左右，每天早上顶着星星出去劳动，晚上顶着星星回来，因为没有钟表，估计每天早晨 6 点左右，晚上最早 7 点，迟的晚上 9 点，也就是每天的劳动长达 12 小时以上。周末和星期天都不能休息。每周日只给 1 个小时的时间搞个人卫生。那个时候，由于超时超负荷劳动，我的胸背出现了血泡，屁股上大面积溃烂，走路举步艰难。上厕所时难以下蹲，每天短裤和肉分离时都出现撕裂般的疼痛。每天晚上虽然由于超负荷劳动而疲惫不堪，但仍然无法入眠，总是在一个姿势下躺着，稍不注意翻动身体就马上会痛醒。两手中指半截溃烂，因为劳动是做皮球，要拉线，每次拉线触及中指都会痛彻心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天还得保持劳动 12 小时以上。

六、在残酷的超负荷劳动都未能改变我的情况下，我又被调到一个用他们的话讲，叫“宽松管理的地方”。这地方是一中队的另一部份，看上去宽松，实际一点也不宽松，同室的一个罪犯被警察任命为队长，专门管我们法轮功修炼者，在警察的怂恿和支持下，他对我大打出手，拳打脚踢，一天打几次，他对我说：“不打死你，也要剥掉你几层皮。”他打我，不但不会被警察惩罚，而且还会有奖励。我亲眼见他提前被释放。

七、在一年半刑期即将到期的前一天，即 2001 年 7 月 22 日下午，我已准备整理行李，各方面都做着回家的准备，家里也准备好了车子，准备第二天 7 月 23 日去大丰劳教所接我的时候，我被突然宣布延长劳教期 6 个月，即一年半改为两年。因为事前毫无思想准备，被突如其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群众上不择手段，使用酷刑至少达 40 种以上，使用对象中妇女和老人占相当比例，令人发指。

来的宣布以后身心遭到沉重打击。如果当时我的意志不够坚强的话，可能就此倒下，再也起不来。这是一种蓄意谋害，残酷的精神摧残。2002 年元月 22 日，也就是 2 年到期的前一天，警察威胁我说，把你从这里放出去，再送到提篮桥（上海的一个监狱），关你三年，这都是正常的。这种精神上的施压，为达到迫害目的的威胁，真是连续不断。

八、在被强迫劳教的两年期间，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整整两年 730 天时间里，不允许我的家人前来探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每天翘首企盼，盼望有一天能前来看望她的儿子，因为她深深地知道，她的儿子是在做好人，他没有做错事，他是无辜的，但是，她的这一愿望在长达两年中没有实现，因为我的这一合法权益被剥夺了。

新婚不久、远在加拿大的妻子给我的来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当姐姐责问我为什么不给妻子回信时，我才知道妻子已经给我来过信，我立即责问警察为什么扣留妻子给我的信，警察说没有收到，一会儿又说这事归所部管。直至我出狱才听妻子说，她不止写给我一封信，她还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给我寄信，但我却一封都没有收到，全被警察扣下了。

仅以上两例，就足以证明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就释放林慎立事发表谈话》中“林在劳教期间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一说纯属弥天大谎。◇（选自《上海市男劳教所迫害纪实》）